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

总主编 张帆

庐隐全集

卷四

王国栋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

总主编 张帆

庐隐全集

卷四

王国栋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HAIJIAO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庐隐全集. 第4卷/王国栋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9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张帆总主编)

ISBN 978-7-5334-6774-6

I. ①庐…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8337 号

策划编辑 苏碧铨 祝玲凤

责任编辑 祝玲凤

装帧设计 季凯闻

目 录

1931 年

致王礼锡函	3
附：王礼锡复函	4
几句实话	5
苹果烂了	10
象牙戒指	29
附一：寄露沙（石评梅）	204
附二：春风青冢（味橄）	206

1932 年

搁浅的人们	213
豆腐店的老板	219
爱情的丧歌（〔英〕莎士比亚原作 庐隐译）	230

云端一白鹤	232
飘泊的女儿	234
异国秋思	240
给我的小鸟儿们（一）	244
碧波	248
补袜子	252
野妓拉客	255
秋光中的西湖	259
给我的小鸟儿们（二）	268
跳舞场归来	276
外强中干的文人	283
按摩	286
小小的呐喊	290

1931 年

致王礼锡函^①

礼锡：你太可怜了，一到日本就进医院挨饿！我们本打算和你痛快的玩两天而偏如此不巧。

我们已决定本月十六赴上海，不但不能看樱花，连你们的喜酒都没份喝一杯。礼锡：其实你们早就应该如此解决的，人生岁月太有限了，自苦是最无意思的。

我们打算到杭州找一个相当地方过半隐居生活，沉默五年以后再作别的打算，我们不愿走一般人所走的路。礼锡，这意思你自然了解。

我们到上海后当有信给你。祝你们前途幸福快乐！

庐隐 1930，12，14

^① 王礼锡，现代作家，1931年初，在日本同陆晶清（小鹿）结婚之后回国，在上海接办神州国光社，主编《读书杂志》。庐隐和作家石评梅、陆晶清都是闺密。

附：

王礼锡复函

庐隐：你的信收到的时候，正是在用手术的时候。早知道你们走得这样快，我不如等到送了你们的行以后再去上刑场。

“人生岁月太有限了”，谁都有此同感。我们都不觉得“早该如此”，“两处闲愁”的生活，我们是准备了过一些时，因为这样的光阴也是一去不复返的。

半隐居生活固然很好，五年未免太长了，不过这要由你们的兴趣去决定，不但旁人不能过问，你们自己也作不了主。

你说到了上海当有信来，现在离开东京近两个月了，一点踪影也没有。只好在这里覆你的信，并且将你的信也不得你的同意在这里发表。

希望你的半隐居生活，不对我们《读书杂志》的读者守秘密。

祝你俩和小宝宝在西湖玩得好！

礼锡 1931，2，15

（以上两封信最初同刊于1931年1月10日上海神州国光社《读书杂志》创刊号）

几句实话

一个终朝在风尘中奔波倦了的人，居然能得到与名山为伍、清波作伴的机会，难道说不是获天之福吗？不错，我是该满意了！——回想起从前在北平充一个小教员，每天起早睡晚，吃白粉条害咳嗽还不算，晚上改削那山积般的文卷真够人烦。而今呵，多么幸运！住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边，推窗可以直窥湖心；风云变化，烟波起伏，都能尽览无余。至于夕阳晚照，渔樵归休，游侣行歌互答，又是怎样美妙的环境呢！

但是冤枉，这两个月以来，我过的，却不是这种生活。最大的原因，湖色山光，填不满我的饥肠辘辘。为了吃饭，我与一支笔干儿结了解缘，一时一刻离不开它。如是，自然没有心情、时间去领略自然之美了。——所以我这才明白，吟风弄月，充风流名士，那只有资产阶级配享受，贫寒如我，那只好算了罢，算了罢！

那么，我现在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呢？——每天早晨起来，好歹吃上两碗白米粥，花生米嚼得喷鼻香，惯会和穷人捣乱的肚子算是有了交代。于是往太师椅上一坐，打开抽屉，东京带回来的漂亮稿纸，还有一大堆，这很够我造谣言发牢骚用的了。于是由那暂充笔筒用的绿瓷花瓶里，请出那三寸小毛锥，开宗明义第一件事，是瞪着眼，东张西望，搜寻一个好题目。——这真有点不易，至少要懂点心理学，才好捉摸到编辑先生的脾味；不然题目不对眼，恼了编辑先生，一声“狗屁”，也许把它扔在字纸篓里换火柴去。好容易找到又新鲜又时髦的题目了，那么写吧。一行，两行，三行，……一直写满了一张稿纸。差不多六百字，这要是运气好，就能换到块把大洋。如是来上十几页，这个月的开销不愁了。想到这里，脸上充满了欣慰之色。但是且慢高兴！昨天刮了一顿西北风，天气骤然冷下来，回头看看床上，只有一床棉被，不够暖。无论如何，要添作一床才过得去。

再说厨房里的老叶，今早来报告：柴快没了；煤只剩了几块；米也该叫了。这一道催命符真凶，立刻把我的文思赶跑了。脑子里塞满了债主自私的刻薄的面像，和一切未来的不幸。……不能写了，放下笔吧！不成，那更是饥荒！勉强的东拉西凑吧。夜深了，头昏眼花，膀子疼，腰杆酸，“唉呀”真不行了，明天再说吧！数数稿纸，只写了四张半，每张六百字，再除去空白，整整还不到两千五百字。棉被还是没着落，窗外的北风，仍然虎吼狼啸，更觉单衾欠暖。然而真困，还是睡下吧。把一件大衣盖在被上，幸喜睡魔光顾得快，倒下头来便梦入黑甜。我正在好睡，忽听扑冬一声，把我惊醒。翻身爬起来一看：

原来是小花猫把热水瓶打倒了。这个家伙真可恨，好容易花一块多钱买了一只热水瓶，还没有用上几天，就被它毁了，真叫做“活该”！我气哼哼的把小花猫摔了出去，再躺下睡，这一来可睡不着了。忽见隔床上的他，从睡梦里跳起有半尺高，一连跳了五六下，我连忙叫醒他说：“你梦见什么了，怎么睡梦里跳起来？”他“哎哟”了一声道：“真累死我了！我梦见爬了多少座高高低低的山峰，此刻还觉得一身酸痛！”

“唉！不用说了，你白天翻了多少书？……大概是累狠了？！”他说：“是了。我今天差不多写了五千字吧！”

“明天还是少写点好。”我说。

“不过今天已经十五了，房钱电灯钱都还没有着落，少写行吗？”

我听了这话不能再勉强安慰他了。大半夜，我只是为这些问题盘算，直到天色发白时，我才又睡着了。

八点半了，他把我喊醒。我一睁眼看太阳光已晒在窗子上，我知道时候不早了。连忙起来，胡乱吃了粥，就打算继续写下去，但是当我坐在太师椅上时，我觉得我的头部，比压了一块铅板还重，眼睛发花，耳朵发聋。不写吧，真怕到月底没法交代；写吧，没有灵感不用说，头疼得也真支不住。但是生活的压迫，使我到底屈服了。一手抱着将要爆裂的头，一手不停的写下去。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纸上画的是什么？——“苦闷可以产生好文艺”，在无可如何之时，我便拿它来自慰！来解嘲！

这时他由街上回来，看见我那狼狈像，便说道：“你又头疼了吧，快不要写，去歇歇呀！——我译的小说稿已经寄去了，

月底一定可以领到稿费。我想这篇稿子译得不错，大约总可以卖到十五块钱，屈子里还有五块，凑合着也就过去了。”

“唉！只要能凑合着过去，我还愁什么？但是上个月我们寄出去三四万字的稿子，到现在只收回十几块钱，谁晓得月底又是怎样呢？只好多写些，希望还多点，也许可以碰到一两处给钱的就好了！”

他平常是喜说喜笑，这一来也只有皱了一双眉头道：“你本来身体就不好，所以才辞去教员不干，到这里休养。谁想到卖文章度日，竟有这些说不出的压扎的苦楚！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想充什么诗人艺术家了。……怎么人家菊池宽就那么走红运^①，住洋房坐汽车，在飞机上打麻雀！……”

“人家是日本人呵！……其实又何止菊池宽，外国的作家比我们舒服的多着呢！所以人家才有歌德有莎士比亚有拜伦有易卜生等等的大艺术家出现。至于我们中国，艺术家就非得同时又充政治家，或教育家等，才能生活，谁要打算把整个的生命献给艺术，那只有等着挨饿吧！在这种怪现象之下，想使中国产生大艺术家，不是作梦吗？唉！吃饭是人生的大问题，——非天才要吃饭，天才也要吃饭，为了吃饭去奋斗，绝大的天才都不免要被埋葬；何况本来只有两三分天才的作家，最后恐怕要变成白痴了……”我像煞有些愤慨似的发着牢骚，同时我的头部更加不舒服起来。他叫我不要乱思胡想，立刻要我去睡觉。我呢，也真支不住了，睡去吧！正在有些昏迷的时候，邮差送信来了。我拆开一看，正是从北平一个朋友寄来的，他说：“听

^① 菊池宽（1888—1948），日本作家。

说你近状很窘，还是回来教书吧！艺术家那么容易作？尤其在我们贵国！……”

不错，从今天起，我要烧掉和我缔了盟约的那一支造谣言的毛锥子，规规矩矩去为人之师，混碗饱饭吃，等到那天发了横财，我再来充天才作家吧！正是“放下毛锥，立地得救”。哈哈！善哉！

（本篇最初分别发表于1931年3月26、27日《北平晨报》副刊《学园》第45、46号）

苹果烂了^①

“唉！这苹果终于烂了！”一个仪态文雅的少年站在玻璃橱旁悲叹着说；同时伸手向那玻璃橱中间摆着的绿翡翠的盘子里，拿下那一个圆润的深红色的大苹果，那上面还裹着一层薄薄的白绸，但是那洁白的绸子上有些地方透出黄褐色的汁液；他将白绸轻轻掀开，发见这苹果的下端完全腐烂了，果皮已变成黄黑色的霉点。“噫，完了！完了！”他背着手在一间六铺半席的屋子里，踱来踱去的叹息着。门外走进他的朋友刘君——喜欢开玩笑的青年。他一眼便看出这个悲叹着的青年朋友的心事，他凑近他的身旁拍着他的肩背道：“喂！青君！你又在怀念日本海西岸的……那一个美丽而年轻的姑娘了吧。唉！无聊呵！在这样的好天气里，你却毫不享受也不惋惜，让它轻易的溜了。”

① 这和《东京小品》中的《烈士夫人》是姐妹篇。

……哦，她送你的那一个苹果呢？”

“唉！苹果呵！苹果烂了！……玫瑰枯了，美丽的梦醒了！……你看那不是吗？”青君异常 Sentimental 的指着那翡翠盘里的苹果喃喃的说着。刘君拿起那烂苹果看了看，嘻嘻的笑道：“丢了它吧！……留着有什么用呢！”

“当然留着是一点用处没有，我也正想着丢了它呀！”

“不见得吧！”刘君露着顽皮的神气道：“除非它烂得连渣子都没有了，你也许还不曾把它丢了昵，我瞧还是让我来，替你斩断这万缕情丝吧。”刘君举起那烂苹果向着窗外的草坪上摔了去，只听得噗哧一声，那烂苹果变成一团烂泥浆，躺在耀眼的阳光里，吐那最后的叹息！

青君情色黯淡的凝视着蓝碧的天空，刘君却瞧着草坪上的烂苹果冷笑，一阵热风将那霉烂的苹果所剩余的一些果子香吹了过来，青君连忙跑到玻璃窗前用力的嗅道：

“好浓烈的苹果香！”

“可惜有点酸腐味！”刘君叹息着说。这话竟使得青君红了脸，回转头去看书橱里摆列着的各种洋书，似乎那些书自己都展开来，清清楚楚写着他生命史上一段浪漫而热情的悲剧：

一只邮船在海洋中，冲开波浪前进；太阳带来了白昼的喜悦，温和的风飘过海面，发出激壮的涛声来；邮船的舳板上有一张藤制的睡椅，靠着铁的船栏摆着，椅上坐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妙年女郎，手里拿了一枝彩色的画笔，在那块放在膝盖上的小画板上，画了几根线，然后抬头凝神望着平静广阔的海面，在水天相接遥远的西方横着一道紫色带子似的彩云，天空仿佛

一块蔚蓝而透明的宝石；沈默的海上，只有这一艘邮船在奔它的前程，不时发出船机划浪，刷刷的声音，此外一切都是异常寂静的。女郎似乎正在深沈构思一张画稿，然而这伟大神秘的海所现示宇宙的整体又是多么渺茫，使她幻想到海上的楼阁，和海底的宫阙。她小小的脑子里感觉到应接不暇了。她疲倦的嘘了一口长气，便放下画板和笔，独自沿着舢板来回的走着。

这时海上正被娇媚的斜阳所笼罩，海水变成各种动人的颜色，海波披了灿烂的金星在跳舞。这一切的色相对于一个有艺术天才的少女所激起的感兴更是活跃，富有生命了。她惊叹着，仍回到原来的椅旁，拿起小画板在上面涂了些模糊的笔触，仿佛在海面上有一朵奇异的彩云，彩云中隐约有一座玲珑的楼阁……但是不久夜来替代了艳媚的黄昏，海水变成深蓝几近于黑的颜色，天灰得如同魔鬼的巨翅，风也和狮子般咆哮起来，一朵朵白色的浪花，在黑暗里忽起忽伏，好像那白衣的女神，在夜晚的海里游泳。女郎放下画板，正想回到舱里去，忽然听见橐橐的皮鞋声，从开着甬道射出的灯光中，看见一个身材合中，态度飘洒的青年的身影，投向自己坐着的地方来，不知不觉使她已经预备迈步的腿停住了。

在一切旅客都蜷卧在床上的时候，这寂静的舢板上，忽发现一个妙年美貌的少女，很快的引起青年海上遇仙的幻想。他觉得这少女正像黑暗的天空上所缀着的亮星，又好像那远远浮在海面上的红色灯塔。“黑夜里迷途的旅人的指导者哟！”青年低声吟着。

夜深了，房舱里旅客们的鼾呼声，一阵阵从空气里传过来。女郎被这声音提醒了，也微感到倦意，她拿起画板姗姗的走到